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八十五至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  
入茲山結廬於鳳皇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  
為服松栢以為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竒之士  
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  
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  
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  
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情

容常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鯢之方吾久得之固耻  
為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霖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  
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  
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峰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  
竊議以為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  
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  
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峰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  
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

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  
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竒致玄真  
碁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  
後亦不更至京洛

出三水  
小牘

### 擊竹子

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  
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  
歌應和乞丐於人宛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

莫識之如此則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  
子家從容謂曰余知長者好道復多氣義有日矣今欲  
將誠素奉訖得否黃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擊竹子  
謂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泊今病  
甚多恐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特與燒爇今自齋錢兩  
貫文充買柴用慎勿觸我之心肝是所託也陰隲自有  
相報因留其錢黃氏自不取則固留而去黃氏子翌日  
至橋下果見擊竹子卧於蒹葭之上見黃氏子來忻然

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黃氏子亦憫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鳴叫至晚只餘其心終不燃燼復又其大如斗黃氏子收以歸城速語令人以杖觸之忽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烟焰中出廼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上黃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奇



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  
乎復欲於黃氏子顯其蛻化乎始知成都廼神仙所聚  
之處如擊竹子者亦已多矣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  
士而輕易者焉

出野人  
閒話

### 張濬

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  
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  
在邨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廻顧

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  
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  
服此可十年無恙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  
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出北夢  
瑣言

###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為安康守大駕  
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  
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為茂草使

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隕一木搢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劒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乃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劒一客又曰吾為

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劔及黃腰未逾劔利聞巢賊  
已平大駕復國矣

出王氏  
見聞錄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數  
日言意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  
事神仙淺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秘之  
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  
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

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為為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方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為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為之所得轉少及為南昌令復為之絕不成矣從子智修為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後遊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軌為刺史方好其事為人所告遁而獲免

出稽神錄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  
龜從弟也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  
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  
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  
病者輒死劉氏既函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  
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  
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  
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

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  
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出稽神錄

###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  
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  
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  
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  
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

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  
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着鞋詰責  
童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  
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  
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  
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  
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  
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冠圍城三年彥



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偽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出稽神錄

###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嘗披蓑戴笠繫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以一木鼠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衆病但將拌食之即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

有百姓張贊賣書為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嚙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見皆有羽翼望門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日

出野人閒話

蜀城賣藥人

前蜀嘉王頊為親王鎮使理解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

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劈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

張世祖

出玉谿  
編事

###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劉嘗

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脣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鱸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

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  
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  
亡去劉友人為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  
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出稽  
神錄

### 張武

張武者始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  
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  
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

謀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九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出稽神錄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  
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  
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  
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鍊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  
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

出稽  
神錄

###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阜莢百莖於市其

英豐大有異於常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鉏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阜英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則已垂實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出稽神錄

###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



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嘻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  
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嘗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  
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  
恒以不食為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飯噉如故已而自悔  
曰我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  
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  
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  
之今不知所在

出稽  
神錄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一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為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

見矣

出稽神錄

--	--	--	--	--	--	--	--

太平廣記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虧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捷為之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

嘉州市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  
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  
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鷺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  
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  
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為煨燼矣乃知  
太歲乙亥是為青豬為焚藝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  
土而建殂方知寅為鷺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  
以言鷺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出錄  
異記

任三郎

鳳州賓祐王鄧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  
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  
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  
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  
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  
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  
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啟



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啟乞於闕隴已來尋  
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  
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  
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歧之際僅二百餘人五  
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  
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  
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

失其所在矣

出錄  
異記

黃齊

黃齊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髮皎白顏色瓔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橙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

一宿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  
歸亦話於人

出錄  
異記

###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  
眉大鼻布衣縑縷山童從後擎拄杖藥囊而已造詣王  
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  
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  
志清閒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閒性道士曰未

也因於山童處取劒細點堦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  
二粒種子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  
大破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  
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食唯飲數  
杯而退曰珍重善為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  
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出野人  
間話

天自在

利州市酈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  
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  
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  
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烟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  
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堦前石盆中  
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  
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  
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出野人閒話

掩耳道士

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縑縷  
來於稠人中賣葫蘆子種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  
苗只生一顆盤地而成兼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  
模甚大逾時竟無買者皆云狂人不足可聽道士又以  
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競相  
隨而笑侮之時呼為掩耳道士至來年秋嘉陵江水一  
夕泛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衆人遙見道士在水上坐

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聲風聲何太甚耶泛泛而去

莫知所之

出野人  
閒話

###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  
廼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鵲衣百結顏  
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衆人憩於樹陰  
貧士亦坐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衆不之  
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我則見衆曰我等要見

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爪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湧衆皆驚走遙禮謂之聖人遂却沉龍於水底自掛鶉衣而行謂衆人曰諸人皆以醫卜為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道也切不得見貧素之士便輕侮之衆人慙謝而已復同行十里瞥然不見

出野人閒話

### 何昭翰

偽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



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懜然不醒因藉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為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嚮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

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善為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出野人閑話

盧延貴

盧延貴者為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塗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遠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延貴懼而

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竒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谿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藥物益

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

出稽神錄

###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為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併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桃木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移

親友所存三條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白一具高可五六寸白有八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為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為貴數年杜之居為火所焚屋壞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三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

氏出稽  
神錄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為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幟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

城下分據僧寺以為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為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出稽神錄

### 劉甲

有人姓劉在南方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卹

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鵠鷗脫遇諸  
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  
人驚散過於見鬼出異苑

盧嬰

淮南有居客盧嬰者氣質文學俱為郡中絕人悉以盧  
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  
兒墮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為郡  
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畢伯和



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  
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客相目惴惴然  
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  
復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即厚以  
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烟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  
亂上幸奉天縣矣

出獨異志

### 趙驚奴

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

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  
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  
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  
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  
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  
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  
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鬪船驅儼及歌竹  
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緇衣

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  
踣於地形俛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  
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  
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  
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出錄  
異記

太平廣記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

釋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  
狂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

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  
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  
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  
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事傳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  
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  
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錫  
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

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人未皈信故蘊其深解無所  
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  
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  
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夷國王嘗毀破諸寺唯  
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  
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

馬出高僧傳

竺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之既達雒陽與騰同步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



今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  
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  
西域梵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  
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

春秋六十餘矣

出高僧傳

### 康僧會

康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  
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

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  
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  
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  
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識悔出衆經有  
支亮字絕明亮學於識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  
諳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  
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  
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遇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

召見之日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  
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  
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方欲集衆本譯為漢文從吳  
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應  
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  
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經等皆行  
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  
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服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異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察檢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苟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

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  
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  
日權又特聽會請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  
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於  
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  
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却燒之

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礪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又何由而興若其義教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於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

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辨  
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  
既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輩  
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  
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  
材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  
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  
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

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  
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咏  
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  
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  
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  
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  
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  
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



汗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  
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  
福命綵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  
叩頭於地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  
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  
才解忻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  
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  
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

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畢奉會  
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麤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  
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鏡  
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  
經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明聲清摩哀亮一  
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  
趣雅俊義旨微密並見行於世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  
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

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脩造平  
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  
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目覩所  
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誘肅然毛豎由  
此敬信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  
力也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爾

出高僧傳

###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

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  
微之功不減輔嗣陳羣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  
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  
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  
惠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  
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  
聞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  
也時謝安殷浩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

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適曰不然夫桀跖以  
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為是退而註逍  
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住支硎山寺晚欲入  
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  
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  
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  
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  
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

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徑  
遊於郡王故迂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  
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披襟解  
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  
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  
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  
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蒙論晚過石城山又  
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

註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輒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復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

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  
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  
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  
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  
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  
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  
未詳郝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贊周雲寶為之作誄

焉出高僧傳



--	--	--	--	--	--	--	--

太平廣記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

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  
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  
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  
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  
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  
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  
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  
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

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

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

思欲見澄澄知勅意悔明旦造勅勅曰昨夜何行澄曰  
公有怒心故權避公今意改是以敢來勅大笑曰道人  
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勅問  
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勅字世龍謂澄嘲已  
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  
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  
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  
圻如車轍從者心疑致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

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注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閒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  
鮮卑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  
入屋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  
送奴以金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



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立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

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

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時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益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子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

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咒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觀佛像而發願至建平四月四日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

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舉舁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而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

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  
敢向其方而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  
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  
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  
法常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  
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監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會曰  
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

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遽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會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遽固留不住所謀遂止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

東南走馬乏正過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有羣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人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親



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讓虎曰王過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化身後晉王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

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  
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  
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  
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刑事法無解  
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  
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  
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為心  
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

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  
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  
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  
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  
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  
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  
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  
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

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屢行敗績方信澄戒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營造塔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奉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

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議僞中書著作郎王度  
奏曰夫王者郊視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  
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  
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制亦循前軌今大  
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  
殊禮荒下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  
燒香禮拜以尊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

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  
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  
臨諸下至於饗禮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  
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  
蠻有捨其淫禮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  
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  
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

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銷於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

期如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  
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賴久遊閭浮  
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  
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  
數百年事虎遣馬驛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  
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  
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  
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



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  
視傲然而卧雖不得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  
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  
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  
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  
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  
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  
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

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眈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縣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處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

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使寓言不復章

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鑱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空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  
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鍊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  
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

終即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操業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用刑酷濫顯戾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草終無佛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

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

苦二石兇强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  
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  
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  
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  
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  
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  
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  
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賁澄以生



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得見屍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噬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雋蹋之罵曰死奴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苻

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寔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起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記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十九

異僧三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朗

李恒沙門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闇誦師雖異之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戒具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

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檣檣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尤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

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  
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  
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業一隅未  
能尅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平陽  
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  
堅所延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為蒼  
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  
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倍乘道安蛟形寧可參廁堅勃

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  
稱其德即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  
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而觀滄海不亦樂乎  
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  
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  
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王  
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  
越重臣謂並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

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須城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晉軍逐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道理



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日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特相為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

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元年也

出高僧傳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為造金獅子座一處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

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  
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  
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  
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  
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  
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  
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  
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

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  
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尚有勅  
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  
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  
齒尚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  
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因辭乃飲以  
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  
惡馬欲使墜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已光

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  
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  
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  
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  
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  
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  
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  
彭晃相係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

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  
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  
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  
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有郭磨作亂纂委大  
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  
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乂云能差  
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乂誑詐告資曰乂不能為徒  
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  
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久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  
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  
二年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  
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  
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  
豕妖來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必  
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

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蔥變為莖以為美瑞謂智人應



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音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晷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慚  
伏莫不欣贊什為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  
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姚  
興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  
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  
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

從卑摩羅義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  
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  
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  
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  
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  
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  
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  
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

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  
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譚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  
日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譚  
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  
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  
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

出高僧傳

法朗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  
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  
沒人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經  
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  
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  
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視  
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鬻朗等乃  
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

久得道惠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  
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並至同當入道  
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  
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

宗之

出冥  
祥記

李恒沙門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  
報將至而復禍來隨之君能守貧脩道不仕宦者福增

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  
不尋究修道意也沙門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固問榮途  
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  
者亦為善道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  
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闚視復變為大鳥踣屋梁  
上天曉而形如舊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  
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  
將軍太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

出法苑  
珠林

太平廣記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九十

異僧四

杯渡

釋寶誌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為號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

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襁褓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圖於中庭衆以其形

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啖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

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辨李即經營至中未  
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  
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  
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姜邑共殯葬之後日有人  
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  
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  
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自得半年忽語欣云  
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

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  
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  
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  
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顰施廻  
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為辦糧  
食明晨見糧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  
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  
云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渡

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  
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  
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  
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碎敗不  
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  
經涉會稽剡縣登台山數月而反京師少時遊止無  
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  
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

下鄉看之果於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  
刀子陸香等伺渡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  
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  
還家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嗽蜜薑為  
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杯渡已  
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  
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  
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

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道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衆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渡道人



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  
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  
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不假勞力  
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此道去  
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  
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  
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  
雀乃見杯渡騎大航欄以捶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

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穩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至南州杯渡期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徑門靈

人降字勁可識其家杯渡遂絕迹矣都下杯渡往來山  
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云  
已死在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以黃  
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  
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  
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  
愈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  
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記

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為營齋  
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  
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五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  
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  
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  
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  
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  
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

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  
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  
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  
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  
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  
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出高僧傳

###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

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苦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輦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

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關吏啟云誌久出有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禪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束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

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註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



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往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

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謂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啟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啟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

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  
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  
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  
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文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  
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  
心修習答云安藥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藥時乃  
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風墨誌忽問之有  
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

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常為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閭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猪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歷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

會稽臨海寺有大得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  
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  
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  
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  
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  
年三十美容色並著員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  
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  
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

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  
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  
往鍾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  
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  
聚藥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  
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  
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叫黃頭誌公忽云阿  
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犬捉我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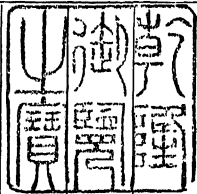
為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  
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亦當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  
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  
冬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  
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  
慶即啟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  
我乎因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  
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

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  
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於京師九日臺北  
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  
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  
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得解事過之  
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實寶公把栗與雞喚朱朱  
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為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  
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



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  
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出高僧傳及  
洛陽伽藍記



太平廣記卷九十